

飛行在鄉土藍天白雲間

· 葛哲昕 ·

臺灣第一位本土飛行員謝文達

臺灣航空史上，標記在鄉土的藍天白雲間，一個恆久發光的印記，一顆璀璨的流星憑翼沖天，他是首位飛翔在臺灣本土天空中的第一人，謝文達。

這一天，走訪了謝文達獨子謝東漢先生的寓所，只見謝先生滿是熱情的招呼，樂於分享的情緒溢於言表。當天，瞭解了謝文達波瀾壯闊的一生，更確切來說，那一段黃金輝煌的歲月，在謝東漢先生的敘述及史料之相互交織下，譜成我國飛行史上，另一段動人的樂章。

謝文達為臺中中學校（臺中一中

之前身）第一屆畢業生，而就在他就讀三年級時（民國七年），發生了一件對他一生影響極大的事，就是美國飛行員Art Smith在臺灣所演出的一場飛行特技表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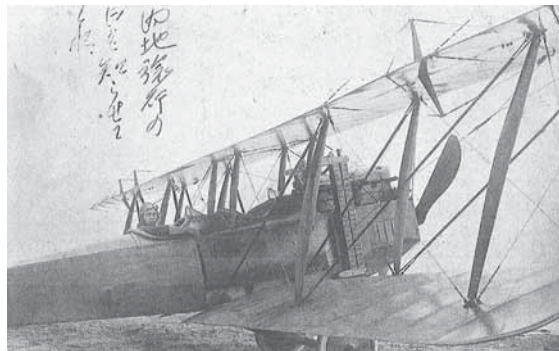
對謝文達影響鉅大的美國飛行員Art Smith。

（圖片來源：《徘徊在兩個祖國》上冊）

「就讀。期間，謝文達因對發動機的翻修十分感興趣，所以在課餘或空檔時，必定

。Smith駕駛著座機於空中執行大翻滾、側滾、失速螺旋下墜再改正、英麥曼式翻滾等多項精湛課目演出，現場觀眾無不為之瘋狂與讚嘆，而謝文達也在觀賞了這場表演後，心中震撼不已，更決定以飛行作為他一生嚮往並欲極力追求的方向與事業。

謝文達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對於飛行工作，父母親當然首持反對態度，然而心意堅決的他，選擇與父母力爭到底，在絕食抗議的情況下，父母終究還是心軟了，答應讓他學習飛行；於是，謝文達便進入了當時最頂尖的民間飛行學校「伊藤飛行機研究所



民國9年，謝文達在日本參加飛行競技大會獲得第3名，並與其座機「伊藤式惠美五型機」合影。（圖片來源：《徘徊在兩個祖國》上冊）

至有著「各種來歷」飛機與發動機的維修廠房報到；而也因為他總是積極發問，熱於學習，廠房的技工們亦毫無保留地傾囊相授。而此段時間，謝文達最大的收穫，便是學會「聽音的本事」，能從中聽出發動機的運轉是否順暢及問題所在；結業時，好學不倦的謝文達以第一名成績畢業。

民國九年，新成立的帝國飛行協會為了振興民航，讓民間各飛行好手有一展身手的機會，舉辦「飛行競技大會」。該會的比賽項目共分為速度賽、高度飛行與高等飛行三項，駕駛伊藤式惠美五號機的他，以高度一千四百公尺、速度一百二十公里，榮獲

三等獎賞，賽後便籌備回臺舉辦「鄉土訪問飛行」。

謝文達在臺灣鄉土訪問飛行的第一場，於臺中練兵場舉行，現場聚集了數千名的觀眾，包括了當地仕紳商民與學生。這場飛行中，他在臺中市上空繞行了三圈，低空貼地飛行兩次後平安降落，共計四十一分鐘。除此之外，謝文達亦於臺北進行飛行表演，表演時觀眾無不報以如雷的掌聲與響徹雲霄的歡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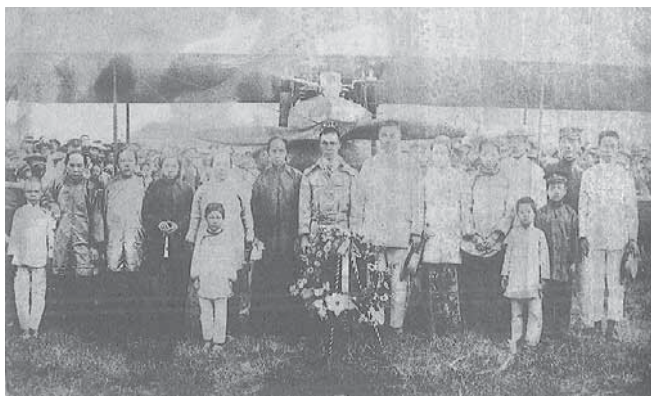
在回臺灣舉行鄉土訪問飛行的這段期間，謝文達結識了蔣渭水，從雜誌報導中得知謝文達的飛行消息，便運用自身資源，為謝文達的飛行活動造勢。蔣渭水對於謝文達在飛行上的想法與熱情，十分認同並有了新的啓



謝文達及其座機於臺中練兵場合影。（圖片來源：《徘徊在兩個祖國》上冊）

發，他認為謝文達能以飛行來證明臺灣人無論在智力或能力上都與日本人同等無異，因此也應該享有同樣的自由與平等權利；而謝文達亦深受蔣渭水政治主張的感召，開始投入政治運動、關注社會議題，成為民族革命運動的推手之一。

謝文達在鄉土訪問飛行時所駕駛的「新高號」，由於自船上卸下時，機身不甚損傷，基於安全考量必須汰換，也因此需要各界大力的支援與贊助，於是後援會便決議發起購買新機的募款活動。其中，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捐款來源對象，並非是有錢的仕紳



民國9年10月17日謝文達回臺舉辦「鄉土訪問飛行」，並於臺中練兵場與家人合影。（圖片來源：《徘徊在兩個祖國》上冊）

，而是來自於平凡市井小民的一分一毫；畢竟，這意味著臺灣人民熱愛這片土地，欲與日本人平等較勁的心，是跨越老少與貧富。最後，後援會一共募得兩萬五千日圓，並向伊藤飛行機研究所新購飛機乙架，贈與謝文達，同時命名為「臺北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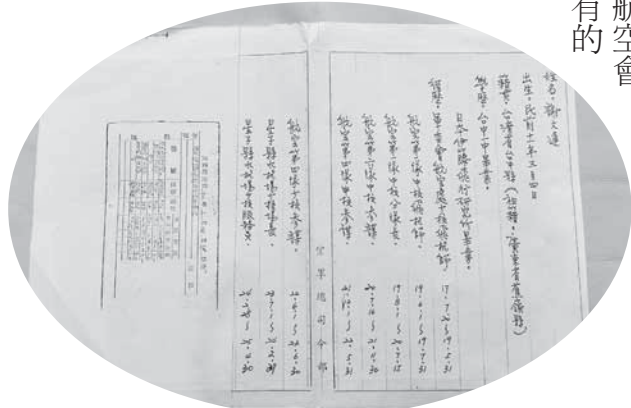
民國十一年，臺灣議會計畫赴東京請願，蔣渭水亦為請願代表之一，他提筆寫信給謝文達，請他在請願團抵達東京時，駕駛飛機於東京上空撒發傳單，傳單上以日文寫著：「臺灣議會設置請願委員來了！臺灣人三十年來，呻吟於專制政治之下，備嘗塗炭之苦，專制政治不但違背人道，而且違背立憲法治。日本帝國這種統治方針絕對不被世界公論所容許，請把臺灣人從現在的桎梏下拯救出來，欲收統治臺灣之功，除設置臺灣立法議會，賦予臺灣人民參政權之外，別無方法可想。現在我們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委員一行，遠自臺灣而來，我們以滿腔熱忱迎接我們的請願委員，同時切望賢明的朝野人士賜予聲援支持。——臺灣青年會」。在完成了請願運動、返回臺灣的謝文達，立即遭到臺灣總督府田健治郎的召見，對於謝文達赴日該舉，總督嚴厲地訓斥他：「政府為你發動募款購機，買了架飛機

送你，你爲什麼還要反抗我。」此時的謝文達，雖對於總督的所有提問一解釋，但也明白了，從今爾後處於總督府的壓力之下，飛行工作必定大受打壓，於是他便於活動結束後前往日本工作。

然而好景不常，謝文達在日本得意的日子並不多，他的父親謝春池於豐原老家爆發嚴重的財務危機，糖廠生意大受打擊，財務垮盤。雖然當時的他，在日本的飛行事業如日中天，亦能分期攤還家中債務，但謝文達逐漸感受到自己在航空界被刻意冷落；他明白是政治壓力延伸到日本航空圈之故，因此黯然心傷地將「臺北號」轉賣給「東西定期航空會」，並寄還自身持有的

二等飛行士執照，引退航空界，轉赴中國大陸滿洲。

謝文達在中國大陸期間，投效了國民第二軍，擔任航空隊隊長、更於民國十四年在廣州黃埔陸軍官校任航空科飛行教官。當年春天，謝文達於河南報到，任國民



謝文達服役期間的兵籍資料手抄影本。

軍第二軍馮玉祥將軍轄下之上校航空隊長。

之後，謝文達南下廣東投入國民革命軍，任廣州航空學校教官，並在一次始料未及的機遇下，無意與當時爲日本工作的臺籍情報員謝萬發握手，於此被特務機關「藍衣社」懷疑爲間諜，甚至成爲「臺灣漢奸名冊」裡名列第二的名字。

民國廿七年，謝文達於晚宴後搭車回家時，遭日本憲兵隊逮捕，逼其爲傀儡地方政權做事；但在日本海軍武官須賀彥次郎的照顧與幫忙下，謝文達未進入偽政府，而進入「中華航空株式會社」擔任上海支社的副社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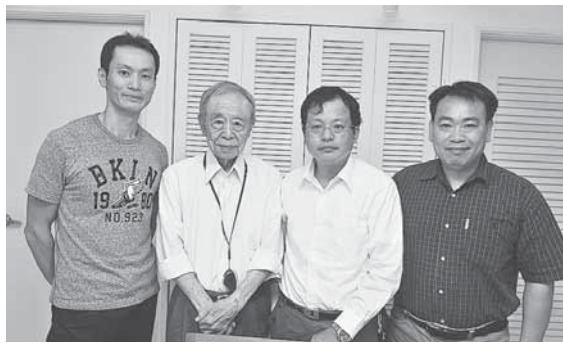
和董事，後更升任其營業部長，開創了他航空生涯的另一個新契機。

民國卅四年抗戰勝利，謝家於卅五年返臺經營鐵工廠，後因大陸赤化與市場萎縮而歇業，謝文達舉家搬遷至臺中縣潭子鄉頭家厝的親戚家安居。民國四十年後，謝文達工作於臺灣省議會議事組，亦曾參加民政、建設及警政等小組，轉任朝琴紀念圖

書館主任乙職，直至六十七歲退休。民國七十二年一個寒冷無比的早晨，謝文達在家人聲聲的呼喚和安撫中，輕輕地闔上了雙眼，離開這個他曾盡全力揮灑生命色彩的世界。

言及至此，謝東漢先生的眼眶中覆蓋著一層似是薄紗的淚光，像是一種歸於平靜的波瀾，所有的洶湧與撼動，都已平復於那樣的年復一年。這是謝文達展翼飛翔的鄉土藍天，這是謝文達於心中一生追求的「澄如白雲」，徘徊在「風雲人物、時代人物、原罪人物」間的尷尬與徬徨，任何樣子的掙扎都改變不了真正的他。

這是臺灣第一位本土飛行員謝文達的故事，亦是由謝東漢先生口中緩



緩字句吐露而出，傾聽歷史的我們，所能獲得最難能可貴的禮物。

先友左漢東先生（左二）與謝文達先生（左三）合影留念。